

# 许怡荪：胡适生命中的“贵人”

■曹杨

怡荪！/我想像你此时还在  
此！/你跑出门来接我，/我知道  
你心里欢喜。/你夸奖我的成  
功，/我也爱受你的夸奖；/因为  
我的成功你都有份，/你夸奖我  
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  
你，/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因  
为有你分去了一半，/这担子自  
然就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半夜我还舍  
不得就走。/我记得你临别时的  
话：“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突然转弯，/打断了我的  
梦想。/怡荪！/你的朋友还  
同你在时一样！

这是一首写于近百年前的悼  
念亡友的诗，作者就是中国新文  
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在诗  
前的短序中，他写道：“人生能得  
几个好朋友？况怡荪益我最厚，  
爱我最深，期望我最笃！我到此  
四日，竟不忍过中正街，今日无  
意中两次过此，追想去年一月之  
夜话，那可再得？”

许怡荪何许人也，能得胡适  
如此评价，能使胡适如此难忘？

的确，相比胡适的鼎鼎大名，  
许怡荪鲜为人知。胡适一生，上  
至达官显贵，下及走卒贩夫，交  
游之广举世皆知，故有“我的朋友  
胡适之”一说。其一生得益于  
朋友甚多，但最主要的有两位，  
许怡荪便是其一。

胡适与许怡荪是安徽绩溪同  
乡，又是上海中国公学和中国新  
公学的同学，且同住一室，志趣  
相投，感情深厚。1909年，因公  
学解散、家道中落、亲人病故等  
一连串打击，年轻的胡适一度心  
灰意冷，“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  
就跟着他们堕落了”，吃花酒、  
打牌、打架，靠典当衣物度日，甚  
至被抓进



左图及上图为胡适留学期间照片



《胡适许怡荪通信集》  
梁勤峰等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警察局。那时若没有许怡荪的  
规劝和棒喝，他很可能就在上海  
的花花世界中堕落下去。为此，  
胡适终生感念他。他在《尝试集》  
《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中，有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  
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说的  
就是这段往事。

至于著名的《胡适留学日记》  
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广为人知，  
更是要归功于许怡荪。当年正是  
他的要求，胡适将日记手稿从美  
国寄回，由许保存、整理，并摘  
抄给《新青年》发表，后交由上  
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就连《胡适  
留学日记》的初名《藏晖室札记》，  
也是他起的。因此在《藏晖室札  
记》首版自序中，胡适将这部日  
记献给了他，并说“这部札记本  
来是为他记

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可惜这时许已去世多年了。

许怡荪于1913年赴日本明治  
大学留学，1916年回国，1920  
年不幸因病早逝。胡适为此专门  
写了近七千字的《许怡荪传》悼  
念他的“死友”，情真意切，感  
人至深。

胡许虽为挚友，但两人实际  
相见相处的时间并不多，胡适  
1910年去美，两人一别就是七  
年。1917年胡适回国后在北大  
任教，而许1916年回国，由胡  
适介绍，执教于南京海河工程  
学校，见面机会极少，1919年  
许便病故了。然而，从1909年  
直到1919年许怡荪去世前夕，  
他们的通信长达十年。而这正  
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其  
中留美七年是他人

生观、文学观形成及演变的重  
要时期，其开文学革命之先河  
的《文学改良刍议》即发表于  
1917年1月。回国后的三年，  
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学革命的高  
峰期。

在《许怡荪传》中，胡适写  
道：“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  
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  
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  
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  
了十年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  
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  
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  
的字。”这些信都收录于这部  
《胡适许怡荪通信集》。

当时虽然彼此都才二十出  
头，但在信中，却常见两人关  
于中国现状、前途及救国之策  
的交流乃至辩论，有时一封信  
居然长达

六千多字。后来胡适根据通信  
总结出了许怡荪思想转变的三  
个阶段，而胡适人生观、世界  
观、文学观的变化轨迹自然也  
在这长达十年的通信中清晰可  
见。

也许是先见之明吧，许怡荪  
对胡适寄予厚望，认定他将来  
必大有作为，所以在寄给刚到  
美国的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就  
劝他要“祛除旧染，砥砺廉隅”，  
也就是要去掉旧习，磨炼节操。  
胡适当然知道老友指的是什么，  
当即回复“当书之座右，奉为箴  
言”，还希望许怡荪“时时痛下  
针砭，令远人时得提撕警觉之  
功，则受赐多矣”。“自此以  
后，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  
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  
“他这种鼓励朋友的热心，实  
在能使人感激奋发。”

此外，关于与江东秀的婚姻  
及婚期，关于不愿接受陈独秀  
推荐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初  
到北大的失望，将其比喻为客  
栈，还有一位虽热心但外行的  
老板等，在通信中都可见胡适  
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真情流露。

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已经  
认识到这部通信集的价值，不  
仅作了挑选和编辑加工，且已  
誊抄成稿，准备出版。但后来  
不知何故，并未实施，而两人  
的手稿也不知所终。所幸的是，  
这部誊抄稿由收藏家梁勤峰先  
生于2013年同《胡适留学日记》  
手稿本一同觅得，终于使之得  
以在百年后重见天日。套用胡  
适的句式，它的印行也是今天  
的读者“最盼望的”吧。

## 濠上漫与

# 扬州几曾有迷楼

■陈尚君

1985年夏再到扬州，住扬州  
宾馆，入门有巨大黑漆壁画，  
画仙人骑鹤飘逸状，旁书“腰  
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不  
禁哑然失笑。主人复引导参观  
蜀冈唐城遗址，最突出部分则  
介绍迷楼，在以史为鉴借口下  
引导参观者想入非非。多年不  
去，不知一切有以变化否？

有隋仅二帝而亡国，唐初以  
史为鉴，多揭隋炀阴事，自属  
可以想象。流风所及，《隋书》  
既不尽实录，民间想象更属丰  
富。大约晚唐至宋初，出现《隋  
遗录》（又名《南部烟花记》）  
《大业拾遗记》、《开河记》等  
一批小说，隋炀形象更加不堪。  
《迷楼记》的出现大约还要晚  
一些，说“炀帝晚年尤沉迷女  
色”，见宫殿壮丽，更思要有  
“曲房小室，幽轩短槛”，以  
尽男女之欢。近侍奏浙人项升  
有奇艺，能构宫室，于是“役夫  
数万，经岁而成”。炀帝大悦，  
“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以居  
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  
臣下更进御童女车之类奇技，  
炀帝更为着迷，于是终日荒淫，  
终于亡国。以后《隋炀帝艳史》  
一类淫书更乐此不疲地加以  
渲染，终于完成文学史上最荒  
淫败国的君王形塑。

然而史家对此不能无疑。炀  
帝母独孤皇后是古代最著名的  
妒妇，用现代话语来说，是一  
夫一妻制的坚定倡导者，不仅  
以此严格要求夫君，更严格要  
求诸子，故隋炀帝在谋杀嗣过  
程中绝不敢有所放肆。他继位  
时母亲虽已薨逝，但勤于搜罗  
他罪状的唐初史臣最多仅找到  
他在父亲晚年私通父妾宣华夫  
人的传闻，连他后宫有多少嫔  
妃都缺乏记录，至少他的造人  
记录远逊

于他的近亲唐太宗。当然，  
宫闱事秘，记载欠缺不等于  
没有做坏事。

那么，迷楼传说是如何形成  
的呢？从现有文献分析，最早  
记载始于隋亡后一个半世纪。  
中唐记载有三条。贞元间诗人  
包何《同诸公寻李方真不遇》  
云：“闻说到扬州，吹箫有旧  
游。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  
寻访友人不见，开玩笑说可是  
到迷楼开荤了，知道这时已经  
形成固定的传说。此为贞元间  
诗。后白居易在《新乐府·隋堤  
柳》云：“南幸江都恣佚游，  
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护  
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  
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  
李绅《宿扬州》：“今日市朝  
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  
皆为元和间诗。许浑《汴河亭》  
云：“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  
还似景阳楼。”此为大中前后  
诗。更晚的罗隐《谗书》卷五  
《迷楼赋》，可以说将百年来的  
传说作了进一步的落实，说他  
在咸通五年（864）下第后，  
亲访迷楼，但见“故都乔木拱  
立”，遂判断“迷楼而在斯”，  
并想象此楼“榱桷沉檀，栋梁  
杞梓”，不通内外，“朝奏于  
此，寝食于此”，“左右有粉黛”，  
“左右有郑卫”，最后判断“  
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  
此”。此后的《迷楼记》，更加  
恣意发挥。

但是如果追溯到隋末唐初文  
献，则可以举出坚强之反证。  
隋末李密起兵，让祖君彦起草  
文书，历数隋炀十大罪恶，“罄  
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  
之波，流恶难尽。”皆耸人听  
闻，为一时传颂。所举十罪，  
其一为“先皇大渐，侍疾禁中，  
遂为枭獍，便行鸩毒”，即杀  
父而夺位；其二为“宣淫无  
复纲纪”；其三为“荒淫糟丘，  
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  
亲驾四驴，自比商人”；其  
四为“广立池台，多营宫观，  
耗尽民力，罄天下之资财”；  
其五为“头会箕敛，逆折十年  
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  
费。”即穷征赋税，使民间凋  
敝；其六东征西讨，使“尸骸  
蔽野，血流成河”；其七为“  
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以征  
辽东；其八为“悞谏违卜，  
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  
害”；其九为“政以贿成”，  
“小人在位”，皆言用人不  
当；其十则云赏罚不公，勋爵  
无序。这些大多为出于宣传目  
的的过激言辞，可说将当时  
知道的罪恶网罗无遗，但并不  
有提到扬州的迷楼。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对文  
献真伪斟酌极其严肃。他在叙  
述隋炀一朝政治举措，运河开  
掘及扬州兴建时，主要采据《隋  
书》和唐初史籍《隋末革命记》  
《河洛记》

《大业杂记》《大业略记》等，  
都是唐初五十年以内的著作。  
其中开掘运河以通龙舟，在扬  
州兴建以广行宫，主要参据前  
举二书，其中虽多文学描写，  
但细节也颇见认真。二书作者  
杜宝、赵毅皆贞观间人，所述  
大抵可信，其中都没有提到迷  
楼。

隋炀帝身败名裂，当然有重  
大罪责。但他的罪错主要是对  
不起他的父亲，没有守住江山。  
任何王朝的兴亡都是一家一  
姓的事，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史官与百姓似乎都不这样  
看，硬要整出一些教训来。史  
官说的是道理，百姓愿听的是  
故事。既然亡国了，首先想到  
的当然是庸堕腐败，如炀帝整  
日淫乱，不理国事，终至败亡，  
是任何人都能听懂的，但距事  
实恐怕很远。隋的真相是，南  
北统一后，文帝时国力大增，  
因而开始营造大兴城等伟大工  
程。隋炀帝雄才大略，开拓创  
造之理想较其父更甚。北讨突  
厥，东征高丽，开掘运河，建  
设京洛，玩得太大了，重劳民  
力，最后玩崩了，于是交出生  
命以还债。他倾力建设，最终  
亡国，他那位阿舅的孙子，后  
世称为唐太宗的那位，乐得坐  
享其成，与民休息，达成贞观  
之治的伟业。“最恨年年压  
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  
韬玉《贫女》）炀帝确是位悲  
剧的英雄。

扬州的行宫是有的，运河行  
龙舟也是事实，原因则一是  
要解决关中的挽粟问题，运河  
是隋唐两代的经济命脉；二是  
炀帝出身北方，十三岁出镇江  
南，能讲吴语，太太萧皇后更  
出后梁萧家，有强烈的南方情  
怀，于是在扬州住久了些。因  
为你玩崩了，是非就只能由别  
人来编造了，活该！